

水、时间和生命：骆一禾的诗学想象*

韩王韦

2008

时光如梭，至今年5月31日止，骆一禾离开我们已十九周年了。在这十九年中，诗歌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“中年写作”、“个人写作”、“知识分子写作”、“民间写作”、“第三条道路写作”，以及后来的“下半身写作”、“垃圾写作”，真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燕燕莺莺一派繁华景象。然而，在这满耳弦瑟之中，我们发现诗歌的根基是不稳固的，这种不稳固不仅仅表现在新诗合法性的可疑或缺失，而且表现在对这种合法性深入追问并彻底反思的缺失，同时，它还表现在对新诗诗人历史坐标体系的构建以及全面清察的缺失。正是这种种缺失使得我们无法直面某个诗人的价值与意义，我们无法肯定我们对他所做的判断是否准确，从而，我们只能援引他的社会影响和其他诗人的相关评判，来小心翼翼地搭设我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site.douban.com/187916/widget/articles/14392012/article/28008504/>

们的观点。

可以说，骆一禾就是这种境况中的一个牺牲品，我们几乎就要把他彻底地淡忘了。偶尔有人想起要阅读他，不是被其纷繁的意象所迷惑，读了几首诗后以偏盖全；就是借助阅读海子的经验来理解他，将他的诗虚构成海子的诗的延伸或附庸。冷漠已经使得我们不愿或不屑深入地了解这个声名不彰的诗人。这不单单是骆一禾的悲剧，更是整个诗学的悲剧。

无论是从诗歌史的角度，还是从诗学诗艺的角度，骆一禾的诗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。海子曾说骆一禾的诗具有“本质的单一性”[“深渊里的翱翔者：骆一禾”，西川，《让蒙面人说话》，东方出版社，1997]，这种看法极为贴切。骆一禾的单一性其实就是他的想象的一致性，亦即对水的想象的至死的忠诚。水对骆一禾来说是具有巫性的，它不但以空间的流动形态穿连起昼夜，彰显出时间；还以其无争之善滋养着春天、生命以及苦难和血。骆一禾正是从水的神秘性着手来构建他的诗学理念的，他说：“没有谁/能像水那样原生”（《水（二）》）[本文所引用诗文，如未注明，皆出自《骆一禾诗全编》，上海

三联书店，1997]。正因为水最原生，因而它是最好的，它就是这世界的促生之力，是大地的血脉，也是生而为人的命运。作为个体，血、泪、汗水是我与水的联系的佐证，我将生命投射到诗中，亦即是将我的水投射到诗中，诗是我“生命律动的损耗，也是它的感情”（《诗论·春天》）。也正因如此，骆一禾才以情感为依凭，开始了他对生、对力、对爱的讴歌和对人类苦难的关注。“人们可以永远地爱/永远不会失去欢乐的面容”（《生日》）。骆一禾的爱以及表达爱的语言，都是饱含着水的。

下文，我们将从水的时间，水的生命，水的伦理等三个方面来进入骆一禾的诗歌理念，试图能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，为骆一禾寻得一个本应属于他的诗歌地位。

水的时间

水不会让季节生锈

水满含着化冻的香味——《水（一）》

》

水是直观的，鲜活的，不生锈的，而立足于水的想象也是如此。“水是大雨的双脚天空的房子/是陆地和海洋的屋顶/揭示着十足的柔软潮湿与明净”（《水（三）》）。柔软的水召唤着诗人全身心地融入其中，使自己的暇思与水的脉搏合而为一。没有我思，只有水在思，或者说是我以水的方式在思，水外无我，我亦非在水之外。骆一禾的这种暇思方式决定他必然反对“以智力驾驭性灵，割舍时间而入空间”，并认为“其结果是使诗成为哲学的象征而非生命的象征”（《诗论·春天》）。“谁都不能把水盛入任何器皿/或任何地方/赋予它任何形体”（《水的元素》），骆一禾如是说。

在骆一禾眼中，水天然是要与春天联系在一起。在春天，“那诱发我的/是青草/是新生时候的香味”（《青草》）。春天是生生的时节，也是不停涌动的时间的象征。春日里大河奔流，云朵、雨水和麦子一起长大，“地球吹响绿色的树叶/原野蔚蓝/春天洁白如玉”（《春之祭》）。春天是水做的，它

如水如时间一样，是自我生成的，春天生出春天，水生水，时间生时间。春早来临时，“所有的桦树林/都延展着根须/像水一样/滋滋地吸进土里去/被地下热流/烤得发白/终于炼出了水/就这样救活了河”（《春天（一）》）。因为有了水，春就是不死的。而把握住春天这种永远向生的状态，就是骆一禾的诗歌梦想，是以，他说：“春天，我的朋友，我的美学和血中的水”（《诗论·春天》）。

骆一禾通过对水的时间性的想象，认为我们的传统应该是不断关涉到当下的，是生生不息的，而不应该是以龙为标识的死的概念。“龙是一种罪恶，一种大而无当的谎言”（《滔滔北中国（北方抒情）》），“龙是一个漫长的没有意思的故事”，“作古代历史的继承人是危险的”（《春天（二）》），基于这种对龙的否决和对古代历史的质疑，骆一禾渴望“使血液真正地成为血/使水真正地成为水”（《年终》）。在他的笔下，世界万物皆因水而备有魔力，光闪闪奔跑的河流，光闪闪奔跑的大地，光闪闪奔跑的驼鹿，以及在阳光下闪烁着的鱼、裸身渡河人、无鞍马等等一起构成了骆一禾的景观体系 [骆一禾的

景观体系远不止于此，它要更庞大、更复杂，但无一不富有水的魔力。]。这景观体系是当下的，诉之于你我视觉的，它不能离开场所与地点而存在。“地点是我们这个时代依旧庄严的东西，它原型的质地给思维带来了血浆，艺术实体才不仅仅是头脑的影子”（《诗论·美神》）。强调地点其实就是对在场的一种重视。对一首诗来说，诗人的在场与否事关成败。诗人不但要在他的写诗之所拿起笔来，还要在他诗里所构造的景观中若隐若显，他得寄身于物质的想象里等待交谈。骆一禾就存隐于他的诗性的语言中，他的物质的想象中，以及永恒的水流涌动中。他意欲借“不能代之而生、不能代之而死的生命个体”（《诗论·美神》）来激活濒死的文明。传统文明如水流经这些个体，这些个体承其所来，开其所往。在他们身上，集合着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集合着永恒流动的水的时间。“生命在体力及精神上的挥发、锻造，这便是我们的历史，便是我们真实地负载着的、享受着的、身处其中的历史”（《诗论·水上的弦子》）。因此，骆一禾在诗中宣称：“我不愿我的河流上/飘满墓碑/我的心是朴素的/我的心不想占用土地”。（《生

为弱者》)

水的生命

我们仰首喝水

饮着大河的光泽——《大河》

水与大地一样，都是富有母性的，因而在骆一禾笔下，它们是相通的。“大地在动着/大地有会说话的眼睛/大地太柔软了”（《大地》），大地作为万物之本原，它是好生而多产的，“这深厚的土是如此潮湿沉重/没有太多的话语/带着母性阵痛时/那种全身的力量……”（《平原》）。水是大地的乳汁，是母体与胚胎之间的牵连，它隐含着生产时的疼痛与力的挣扎，我们喝水，就是对这原初之痛与力的追祭，“这一瞬间河流明亮起来/我们的身躯轰然作响/一切都回荡在激动的心中”（《河的传说》）。生命每时每刻都受到这原初之生的召唤，种子是永久的，而我们则是永恒之生的留滞，是水的力量在奔驰之际的重负。然而，大河到底是要奔流的，我们都饮着河之水长大，也注定是要奔流的，“两千只

眼睛同时醒来”，“我开始大块飞行/一千只倾斜的鸟儿平展地起飞/低沉地掠向江心”（《世界的血·飞行》）。河之乳汁永不会是冰冷的[《水与梦：论物质的想象》加斯东·巴什拉著，顾嘉琛译，岳麓书社，2005,133页]，我体内的血亦将如是。所以，骆一禾宣称要“以我的惊涛/站立在大地上/并以惊涛思想”（《沉思》、《雪》），这即是他作为一个生者的热情。对骆一禾而言，血是浓缩的水，是水的精华，也是火的燃料。他说：“我在辽阔的中国燃烧”，“我是有所思而燃烧的”（《诗论·美神》）。骆一禾燃烧时的火焰是液态的，这即是他的水之焰，在这水的火焰中，世界于诗人面前如花怒放。

燃烧是青春的悲壮之举。“白马跃向长空/扑落崖底/还摔不成一条路吗”（《青春激荡》），燃烧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，在损耗中寻找生的出口，在无路之处开辟出新的道路。它要求生命用心脏来“捶打地面”，希冀于能“垂直击穿百代”，“彻底燃烧”（《灵魂》）。燃烧同时又是邀请式的，它注定不会只属于孤立的个体，所以骆一禾会说：“一个人绝

不是只有一个灵魂”（《黄昏（二）》）。他明确地将自己的诗歌写作置于“世代合唱的伟大诗歌共时体之中”，意欲生长出“精神大势和辽阔胸怀”（《诗论·火光》）。骆一禾的燃烧是人类整体式的燃烧，是意欲唤起所有生命体普燃之势的燃烧，“我就是大地上的炽热的火焰/焚烧着自焚着/穿过一切又熔合一切不同于一切”（《世界的血·女神》）。他大声向四方呼告：“太阳晒在你的背上/性命和奔放的马群长在你们的身体上”，“后来的能者们/极尽你们的能燃与火种”（《舞族》），他就是要与世界一起，大块燃烧。这种大块燃烧的欲望，使得骆一禾要附形于万物之上，成为这世界本身。他说：“一个人要把一切都吞下去”（《乌鸦（一）》），然后用石磨进行研磨，使之融入我血，融入我的肺腑。“故我在不问生死的烈火之畔/故我的血流穿了世界”（《世界的血·世界的血》）。

然而，这种把自我进行无限延扩的思想是有紧张的，这紧张是血的燃烧的紧张，是作为燃料之水的供应的紧张。“雨水闪闪发亮/雨水在某些地方变成洪水/雨水的四周是洪水，洪水的四周是海洋”，唯

有海才能提供我无限的燃料，给我大块燃烧之可能。海是高密度的，如我的脑浆，如水银，它容含了我所有的想象，囊括了我整个的诗歌世界。然而，当想象将骆一禾引领至“大海”之际，他却进入到一个非人的空间，诗歌的未竟之地，“这上没有道路，也没有那种可以预期的、并不陌生的道路的崎岖感”（《诗论·火光》）。骆一禾将自我与世界合一，却又与此同时迷失了世界，也迷失了自我。我在哪里？诗人如此追问。在这生之紧张中，骆一禾说：“我愿有一个人的面容/关注世界，并自我恢复”（《世界的血·梦幻》）。

在骆一禾心中，诗歌就是我的生命，就是我生之感情，它是要不断去寻求探触那未竟之地的。借用幻想之力，骆一禾将引领我们抵达诗歌的深处，水的深处，那里大海扎向地核，存有普世的善和幸福。

水的伦理

移向海洋温暖的鸟儿们

并且在那里快乐——《鸟瞰：幸福的祭祀》

饱含着水分的泥土是要种庄稼的，它期待着一茬茬的收割。收割所带来的刺痛提醒着我与泥土之间的牵连，促使我“善待亲人”，言语卑微（《泥土》）。对骆一禾来说，我们生在这有着上千年农业文明的古国，故乡的麦地即是我们的朝圣之所，“我们不知道麦地的来去/因此种下庄稼”（《麦地（一）》）。这在雨中闪光的麦地，顶着大太阳的麦地，散发着香甜味的麦地和承载着深重苦难的麦地，它使得“劳动的人们劳累”（《麦地（四章）·伊则吉尔老婆婆》），然而，人们却深爱着它。劳累且心怀热爱就是我们朝向麦地时的膜拜之礼。“是麦地让泪水汇入泥土/尝到生活的滋味/世界各地的死亡”（《麦地（四章）·麦地》）。麦地呼唤着我们行进于修远之途，北、北、北，“那人与方向诞生/血就砍在了地上”（《修远》），北方，那永远的黄河，那亿万人精神上的故乡。然而，这是一条充满苦难的道路，一个不断遭遇血与火的洗礼的方向。“走向麦地之门/鲜血泼在捅破的谷仓”（《麦地之门》），跟随着本

身，跟随着那种向往，骆一禾说：“我沿着生命的大路走向我的老家”（《乱：美的祭祀》）。然而，在这个枯水季节，在这农业文明的尽头，何处是故乡？“这时候我就是远在他乡/车站上孤零零的一位歌王”（《青年歌手》），“我打开那一朵朵碗大的向日葵/盼望它们断断续续仍然生长”（《贫穷的女王：女神现象的祭祀》）。

于是，世界开始流血，文明开始流血，诗人也开始流血，“这就是时间的血和空间的血”（《大海·超密态物质》），我们的屋宇就处在这一团血污之中。“真实的血/是时代死去的血”（《世界的血·世界的血》），在这新旧交替之际，诗人大声歌唱：“世代相失的农民们，你们的火把/来到我的门前/让我纪念你们，你们这些粗糙的鬼魂”（《世界的血·雪景：写给世代相失的农民和他们的女儿》）。对骆一禾而言，农业文明的苦难即是水的苦难，是生之为人的苦难，因而他会说“大地上成活的人们灾难而美”（《白虎》）。我们生在一起，“繁育、格斗、流血、千方百计的思索”，（《新月》），我们是同一体，美丽如大海一样。大海是具有自净功

能的，“我们饮水食盐/被大海彻底席卷，生活归于枉然”（《大海·海洋出现》），大海如大火大雨一般，焚毁、淹没万物，并视之如刍狗。海运中，所有的历史、屠杀、尸骨、腐败与僵化，都得到了大消解，大炼造。在海洋的深处，是美丽的海王村落，那里“海的女儿含羞成长”，“老海王修筑着水做的门框”，骆一禾笔下的老海王是“农牧文明最光荣的父亲和酋长”（《大海·海王村落》），他沉默无语，日日里修补着自己的村庄。但这里并不是骆一禾所欲停之处，他还要往下坠落，去探寻海的更深入，那更神秘的地方。那里是否会藏有一所海之城，一如屋宇守护着大地那样守护着海洋？

“水在大块地潮湿/永动者坐在世界的心里”（《世界的血·女神》），骆一禾就是要追随这永动者，投身于水的温暖与幸福当中。跟随着他，整个人类，整个文明都将沉浸在这温暖与幸福当中，获得新生。

骆一禾的诗歌写作主张“从沉思和体验开始”（诗论·为《十月》诗歌版的引言），意图寻求人和

物相结合的共同深处，寻求“一切生长着的根”[见里尔克的“论山水”，骆一禾与里尔克的主张并不相同，但这句话对认识骆一禾的诗歌理念来说却相当贴切。《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》，三联书店，冯至译，1994.3]，他提倡立足情感体验来建构自我的诗歌心象，以探寻自己所独有的、无与伦比的写作可能性。这种立足于不断自我拷问的写作方式，促使骆一禾卷入一种寻求自我超越的密集写作实践之中。他通过对水的本质的想象来整合他的写作。从水的滋生功能走向容污纳垢时水的自净功能，骆一禾不但追问了生命个体向生的可能性，还追问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向生可能性。整个人类文明的运动形态就是海运，而我们则沉浮在这海运之中。我们需要深入自我的体验，追古溯源，因为那里隐匿着伦理的开端。

骆一禾的写作不仅仅是八十年代诗歌界写作竞争的体现，更是一种借助语言来觅获意义的生存方式，一种生命的自我流溢和自我敞显。他的诗歌价值以及对后来诗歌写作的影响，是需要我们予以重视并彻底重估的。他在为亡友海子的长诗《土地》所作序时说：“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只有一个灵魂，因而生者

的悲痛是大的”。这种对人类灵魂的整一性的想象，与骆一禾的诗学理念相一致。也正是依据于此，他走了生命的博爱与责任的承担。